

第一章 玫瑰号在镇江

1861年7月10日傍晚，位于京杭大运河要冲地位的江苏省镇江城，太阳刚刚埋入一片即将带来暴风雨的乌云后面，夜幕的降临没有减低暑温，反而增添了闷热。乌云弥漫开来，一道刺目的闪电，划破天际，在尖锐的雷吼中照亮了混沌的长江江水，停泊在码头上层层叠叠的舢板驳船商船，巍然耸立的存储江南百万石漕粮的漕运仓房，和大清帝国气派的江南提督府前高高的旗杆。闪电熄灭了，一切回到黑暗之中。又是一道闪电，天空崩裂，卷起一阵猛烈的大风，黄豆般大的雨点，随之倾盆而下。在黑暗和闪电交替的间隙中，可以看到这座东南西三面环山北面临水的城市，沿着长江开设的商家店铺透出的闪烁灯火。

如果将时光倒流八年，作为扼漕运，盐运，河工，造船枢纽的镇江城，鼎盛时期的夜晚，正可谓夜火连江水，春风满客帆，灯火之辉煌绝然比如今的夜色光亮百倍。但是过去的八年里，镇江城这颗大清帝国广阔版图上曾经的明珠，随着帝国衰败，渐渐褪去了光泽，就像镶在华贵礼服上的钻石纽扣，一旦礼服穿旧，纽扣也就失去风光的机会。从1853年3月那个自称是上帝第二个儿子的广东农村读书人洪秀全带领五十万信徒占领江宁后，十二天里镇江和扬州便相继失守。在此后的四年零九个月里，镇江成了满清旗兵反攻江宁的前线，在双方反复的拉锯战中，关乎大清经济命脉的运河上的漕粮北运变

得如同重病病人的呼吸，时有时断；百年来依仗着运河长江忙碌的交通保持繁荣的镇江城，就像突然患上缺氧症的壮汉，瘫痪不起。雪上加霜的是前一年年底，在满清旗兵收复镇江前夕，眼看大势已去的洪秀全的徒众们临撤之际，将仓粮储存洗劫一空，把来不及逃避的殷实商户搜刮尽净。劫后余生回到镇江城的官民人等，抱着对这片土地不可割舍的感情，挖出有先见的前辈窖藏的银子，添上朝廷的恤银，重建家园。于是，在烧毁的老仓房的原址上，盖起了青瓦白墙的巨大新仓；被凿沉江底的大驳船，重新拖出江面，修补漆刷一新；曾经密佈酒楼餐馆的西津渡上又飘起了鱼鸭肉的香味。人们大都觉得一切都会回到日子该咋过就咋过的光景，很少有人感觉到这般低规格的荣景再现，只是帝国衰老时的迴光返照在镇江城的体现，也就是以年轻的西太后垂帘听政，六岁的爱新觉罗载淳当小皇帝的同治中兴的开始。

就在洪秀全的信徒们向富庶的长江下游攻城略地的时刻，以极端无知导致极端无畏的满清中央政府，同屡屡挑战第一次鸦片战争所缔结的江宁条约的广东地方政府一个德性，在与江南的洪秀全苦斗的同时，试图以武力压迫比自己强大的英法政府修改乃至取消江宁条约，甚至在谈判未果时扣押杀害部分英法外交人员。结果是可以预期的，现任小皇帝的父亲，尊贵的咸丰皇帝陛下不得不携带庞大的后宫眷属逃出紫禁城，美其名曰去热河狩猎，躲进热河承德的行宫，死在那儿。作为皇家园林的圆明园被英法联军惩罚性地洗劫，再由附近的中国居民趁火打劫，夷为平地。最后，由瞭解世界大局的六皇叔恭亲王主持和谈，达成了比江宁条约更为吃亏的天津条约。到此为止，精疲力尽的大清帝国总算不用再一边对付洪秀全，一边对付西方人。同时，

以经商贸易为目的的西方列强，没有兴趣瓜分中国，同意帮助大清整理财务，结束内战。这对于一个病入膏肓的传了八代皇帝的苍老帝国来说，无异是绝处逢生，可以体面地苟延残喘。

在镇江城世代经商的人士中确有一位独具慧眼的头面人物，他看到了奔腾在帝国粉墙背后的汹涌暗潮，看到了镇江城商界既将面临的挑战。如何挑战暗潮成功而不被暗潮吞没，是这位头面人物积极思索的课题。他就是镇江城身兼总商商会和漕船营造商会会长的景八爷。据说景八爷的祖上参与了三宝太监郑和下西洋的航海宝船的营造，从此在造船业立足，几代后又涉足商货银钱借贷，成了横跨明清两代的商界巨子。

今天晚上，景八爷没有在自家占地五十亩以景色秀丽远近闻名的金谷园里纳凉消暑，而是来到西津渡边最阔绰的酒楼：观江楼。景八爷来观江楼不是为了品尝此楼出名的鳊鱼宴，尽管围着油腻围裙的老板从景八爷进店后便一个劲地向八爷推荐最近刚上菜单的用鳊鱼的脸腮肉做成的第二十七道鳊鱼菜。景八爷来观江楼的目的是因为它地处镇江重要渡口西津渡的南坡上，对绵延数里的码头，乃至江中的焦山江心岛，一览无余。景八爷年过五十，皮肤细腻，脸颊红润，蓄着焦黄的山羊胡，左右手的小手指上都套着长长的用纯金制成的指甲套，保护好修得硕长的小手指甲。左手的姆指上戴着碧绿的翡翠戒指。一个仆人取下八爷的凉帽，小心地用丝绒擦拭镶在帽沿上的玉石。另一个仆人用井水浸透的毛巾，轻轻替八爷擦脸，直到八爷摇摇手才停止。

在景八爷包下的雅房，雕凿讲究的暗红木窗开向雨势转弱的夜空。云片

在乌黑一团的盘踞中渐渐分出层次，由粗变细的雨柱将威风了一整天的暑气扫荡干净。景八爷的目光越过南坡低处湿漉漉的房顶，沿着被雨水溅得微微发亮的江边石条路基，滑向远处黑夜中并排横立着的三点红色的灯火：那里是景八爷的族侄景富生奉命向西津渡下游瞭望的地方。

不知是淋着的雨，还是被披着挡雨的草衣逼出的汗，景富生脸上挂满水珠。他身高体壮，腰圆膀粗。可今天八爷要他站在此地，不是要用他的肌肉，而是要用他年轻的眼力瞭望等待从上海来的一位贵客。他向着长江下游的水面瞭望，等待，瞭望，听着拍打江岸的滔滔水声，整整一个时辰过去，每一刻都像是永久，却什么都没有发生。从背后坡上的街市传来狗吠声，和一片雨后嘹亮的青蛙声，仿佛都在嘲笑他徒劳的瞭望。富生只好用不时吐痰来解闷消乏。

又过了一个时辰，富生终于看到一艘船头挂着一排三个红灯笼的驳船从下游缓缓驶来。富生立刻将搁在自己身后江岸石板地面上的挂着三个红灯笼的竹架高高举起，给在观江楼上的景八爷和江面上的驳船同时打起信号。雨已停了，云层正在慢慢地散开，紧随在驳船后，受驳船的导引，出现了一艘高大崭新的西洋三帆桅大商船，她长18丈，宽3丈，桅高10丈，乳白色的船身在星光透过云缝的夜空里闪闪生辉，刚油漆过的甲板上装着形状十分结实的舵把。二层舱里装的是12门后装线膛火炮，为了防范风浪颠簸，用三条铁链固定位置，为了使船显得和蔼可亲，火炮都掩蔽起来，舷窗堵住，舱门盖起，外面什么也看不见。船首雕着海神泼塞顿手持三叉戟的半身像，船侧画着一朵饱满的红色玫瑰花。前桅和后桅升上半帆，主桅上挂下一串五色缤纷的信

号旗，顶端飘扬起绣有苏格兰国花的蓟花的行徽徽帜。翘起的船尾悬挂着大英帝国的米字国旗。这就是远东老牌贸易商行仪和洋行下属上海分行新购的六百吨武装商船“玫瑰号”。

“玫瑰号”内有豪华镶银边的餐厅，卧室，书房，和会议厅。会议厅里，一张铺着绿呢的厚重的会议桌后，坐着船长沃尔夫和帮办林泰勒。沃尔夫船长肩膀宽阔，棕色的头发扎成马尾，脸刮得泛青，蓝眼珠异常明亮，五官轮廓清晰，让人觉得既可怕又漂亮。他直挺挺地坐在桌旁靠背高高的黑色皮椅里，尽管有点热，仍然穿着藏青色的航海制服，洁净的白色棉袜套一丝不苟地塞在擦得光亮的靴子里。他是苏格兰人，自幼跟随在远东东印度公司运货的叔父学艺，十分熟悉从孟买到香港的航线，后来跟着叔父一起跳槽到仪和洋行，成为仪和洋行全球二十艘航行纪录最棒的商船船长之一。他只会讲少许粤语，对于中国官话，其他方言和书写都一窍不通。所以他特别倚重他的帮办。帮办林泰勒生在澳门，是个混血儿，父亲是东印度公司的葡萄牙职员，母亲是澳门当地华商的女儿。因为林泰勒去英国念大学，所以他既不认为自己是葡萄牙人，也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而认定自己是英国人，尽管包括船上水手在内的其他人背后都叫他“葡华”或“杂种”。林泰勒精通英语，葡语，粤语，中国官话，和一点点上海话，所以在仪和洋行上海分部里，即便他的位置在买办以下，却常参与一些超越他位置的商业谈判，他的雄心壮志是有朝一日成为仪和洋行总部的买办。和沃尔夫一本正经的专业穿着相反，林泰勒佩着花稍的黄底绿点领结，烫得笔挺的棉料衫的胸口和袖口都绣着花边，棕色的皮鞋搭配米色的西服，使他纤瘦的身板显得略壮，他具有华人的

五官，唯独他的眼珠是透亮透亮的绿色。

从甲板上传来了一片喧哗，沃尔夫和林泰勒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会议厅的门被茶房打开，全身丝绸袍褂的景八爷带着一身短打的富生笑容满面地走了进来。按理说景八爷是见过世面的人，但是仍被眼前的富丽堂皇震撼住了。会议厅里每一扇舷窗都用细细的镶银线描出窗框，窗框的顶部漆出菊花的花纹。擦得锃亮的银质蜡烛台固定在会议桌的两端，和绕桌一圈黑色皮椅上的银扣钉互辉。天花板上绘着一朵巨大的红玫瑰，玫瑰的绿叶和铺在会议桌上的厚呢一色。

“久仰景会长大名，今天真是幸会，”林泰勒向景八爷伸出右手。八爷觉得泰勒的眼珠颜色简直比自己左手拇指上的翡翠戒指更加碧绿欲滴。沃尔夫注意到八爷细长的金制小指甲套，联想起火鸡的爪子。

沃尔夫，林泰勒，八爷，和富生相互握手后，都坐下。富生随即站起来，站在八爷身后，没有人再请他坐下。

“请问两位想喝点什麼？我们这儿有苏格兰的朗姆，乔治亚的白兰地，和雪莉的白酒。”林泰勒问道。

”白酒。”

”这样最好，”林泰勒猜想八爷的回答是为了掩盖他不懂洋酒的酒名，便吩咐茶房：“给两位贵客上白酒，我也是。”然后用英文问沃尔夫：“请问船长用点什麼？”

”白兰地加冰块。”沃尔夫向茶房说。沃尔夫知道今天的戏主演是林泰勒，自己插不上嘴。

”贵船一路到此，还顺利吗？“ 八爷问。

”我们在浏河缴了子口税，然后沿江而上。我们靠近北岸行驶时，碰到杨载福大人的水师，因为我们挂英国旗，杨大人确定我们没有替长毛运军火，便放我们通过。我们靠近南岸行驶时，碰到李世贤的水师，因为我会讲广东话，确定我们没有替清兵运军火，便放我们通行。我们靠中线行驶时，碰到厘金局的缉查船，因为我们是英商，所以便放我们通行。总之，该碰到的都碰到了，有惊无险。直到遇见八爷派驳船来导航到西津渡，才松了口气。”

”驳船是鄙侄富生安排的。镇江沿岸很多浅滩，贵船能顺利靠岸，这是大家的运气。所以说贵船上的货物给官家都验看过了？“

”官家们上船后没有细看，因为我们送了礼。“

”这次贵船装来多少货？“

”印度公班土一百五十箱，每箱120斤，每箱40个“。

”太少了吧。像贵船这么大的个子，至少可再装十倍。如果有白皮土，喇班土，新山土，或金花土，我都要。“

”景会长，你要的可是我玫瑰号一年的份额！”

”不错，开价吧，我洗耳恭听。“

”公班土，出自印度帕特纳，每箱120斤，每箱40个，每箱2500银元；喇班土，出自印度贝拿勒斯，每箱120斤，每箱40个，每箱2320银元；白皮土，出自印度麻洼，每箱100斤，每箱160到200个，每箱1350元；金花土，出自土耳其，每箱100斤，每箱160到200个，每箱1200元。按照此价，玫瑰号这次的货共值375000银元，以一银元合0.72银两来换算，就是270000两

银子。会长，你有兴趣吗？”

”林帮办如此干练，难怪贵行生意兴隆“，景八爷夸道。他很佩服林泰勒对鸦片行情的熟悉和诚实，林报的价格和自己打听来的行情基本吻合或略低。景八爷不知这是仪和洋行的规矩：一切按市面行情统一开价，帮办买办无权随意变价。

这时，茶房给每个人端来酒饮。富生喝了一口，顿失笑容，被八爷瞪了一眼。

”景会长，我正在等待你的回答，你对玫瑰号这趟的货有兴趣吗？”

”照你的价，我都要。”

”太好了，我们该开香槟酒庆贺。”沃尔夫听完林泰勒的翻译，高兴地说。林泰勒把沃尔夫的话翻成中文。

”不忙，”景八爷想到又要喝什么怪味的东西，暗暗叫苦。“难道贵船打算空船回上海？我们还没谈贵船到鄙地要办点什么货呢。”

“茶叶，生丝，棉花。我们有兴趣，如果价钱公道的话。”

“安徽茶叶每斤14两银子，湖州生丝每斤二两八钱银子，河南棉花每斤四百文。一两银子合两千文。还有江西大米，每担二两九钱银子。”

林泰勒转动绿眼珠，快速地把文，两，斤，担在脑中换算成磅和镑，再和市价作对比，觉得除了米价合理外，其他都须杀价，而大米并不在自己购物单上。

”茶叶每斤9两银子，我要500斤。”林泰勒开始还价。

”太低了。每斤13两，至少800斤。”

”不，每斤10两，依你800斤。“

”每斤12两，1000斤，如何？“

”11两，依你1000斤。“

”11两五钱，2000斤。“

”好吧，成交。你必须把茶叶打包成50磅一包，每磅合14两4钱，谢谢。”

”一切照办。生丝和棉花也同样打包吗？“

”慢点。生丝和棉花的价钱都太贵了。生丝每斤二两银子。“

”林帮办，你压得太低了，这可是最好的线经丝，每斤二两七钱银子，如何？“

”不，每斤二两二钱银子。“

”太离谱了。每斤二两六，至少2000斤。“

”每斤二两三，依你2000斤。“

”不行，每斤二两五。“

”二两三，5000斤。“

”成交。“景八爷问：“棉花呢？”

”是有籽棉，还是去籽皮棉，还是弹熟的花绒？“

”去籽皮棉。“

”每斤三百二十文。“

”林帮办，这个价钱我连运费都要赔上了。看在今天我们第一次见面的份上，我咬咬牙，每斤三百八十文，至少5000斤。“

”我也看在我们今天第一次见面的份上，5000斤，每斤三百三十文。”

”这可是上好的去籽皮棉，下一季要过了秋收以后才到。算了，每斤三百七十文，如何？”

”每斤三百五十文，我要20000斤。不要再还价了。”

”每斤三百五十五文。你也不要再还价了。”

”成交。请把生丝和棉花都打包成50磅一包，谢谢。”

”大米呢？”

因为大米并不在玫瑰号原先的购货单上，林泰勒用英语询问沃尔夫：

“船长，他们要卖大米给我们，价钱不错，该不该收一点？”

”英国不需要大米。不过，听威廉大班说过，最近上海因战争的关系，米价上涨。我以一个基尼打赌，收购大米，一定会赚。”

”景会长，镇江本来是粮食转运地，或许因为战争，转运不灵，粮食储存日久，恐怕会变质，我们船长愿意帮你忙。价钱上再让一点，每担二两二钱。”

”林帮办，这是江西的新米，我打听过，上海的行情是每担至少三两银子，贵号是英商，根据条约，只要付值百两抽二两五钱的子口税。”

”错了，是洋货只付子口税。江西大米不是洋货，没有如此优惠。大米照样要付厘金税，除非是给官军办的军粮。”

”那么每担二两七，至少500担。”

”不，二两四。”

”二两五，1000担。”

”成交。大米不用打包成50磅一包，谢谢。”

经过棋逢对手的讨价还价，公班土鸦片，生丝，茶叶，棉花，和大米全部达成交易。运来18000斤鸦片的“玫瑰号”，将运走2000斤茶叶，5000斤生丝，20000斤棉花，1000担大米，和225000两盈余的银子。

”太棒了！我爱你们！” 沃尔夫听完林泰勒总结的交易结果，手舞足蹈地高呼，热烈拥抱景八爷和富生。

接下来要做的是双方根据出货单在甲板上验货。

此时已过午夜子时，昨晚的雷暴雨早就销声匿迹。一道弯弯的旧月从波澜不惊的江面水平线上慢吞吞地爬起，将镶在墨蓝天幕上的群星遮去闪烁。涨潮的扬子江水，单调而富于生机，哗哗地抚摸着江岸。停在岸边的“玫瑰号”被涨起的江水抬得更高，那条导航的驳船像母马身边的马驹，偎依在近旁。

甲板上热闹非凡，笼烛高举，灯火通明。富生和一个叫艾伦的爱尔兰水手，一人一边，手提着一个柳条箱从船舱下走上甲板，穿过围观的水手和富生手下的苦力，将柳条箱轻松地放在两架燃着碗口来粗的白蜡烛的灯笼底下。

”请验看火漆印章，” 帮办向八爷说。景八爷闻到艾伦一嘴酒气，心想这帮水手一靠岸，没等放工，便喝开了，真是要不得。林泰勒也不喜欢甲板上乱哄哄的，来了这么多陌生人。不过，他不想多嘴，因为水手们只听沃尔夫的。

盖在柳条箱上巴掌来大的火漆印章，是鸦片从原产地印度帕特纳输入中国的重要凭证。印章是不列颠东印度公司发明的，尽管东印度公司已被解除垄断鸦片贸易的特权，它所创立的买卖规矩大家还是认定照办。印章上的图

案是一头张牙舞爪的老虎和一头威风凛凛的长毛狮子拥抱在一起，象征孟加拉和不列颠的共同生命体。

景八爷亲自拿着灯笼反复验看红色的火漆印章后，向富生示意打开柳条箱。富生用手扳开缠住箱盖的铁丝，取出一块黑黑的园饼。八爷抽过脸来，闻到一股强烈的陈尿味，用戴金指甲套的小手指慢慢地插入园饼，再慢慢地抽出，伸舌舔了指甲套带出的黑色东西，确定园饼表面脆而干糙，里面柔软粘滑，味很苦，满意地点点头。

沃尔夫这才明白景八爷的火鸡爪子，套在小手指上的金指甲套，可以派这等用场。

与此同时，一群看来是富生手下的人把装在麻袋里的茶叶，生丝，棉花，和大米，在艾伦的导引下，扛到甲板上照明通亮的地方，一一摆开。景八爷，富生，沃尔夫，林泰勒，和爱伦围住麻袋，站成一圈，他们的外面围着水手，茶房，苦力。。。。。。气氛高涨，大家都知道，最后一道验货完成后，“玫瑰号“同镇江商会的这次交易就圆满结束，水手们上岸放假，苦力们发放工钱，茶房们领赏。就在这个时候，谁也没有料到，一个腔调很怪的中国官话从围观的人群中响起：

”英商玫瑰号无证到西津渡经商,违反天津条约第47款和长江各口岸通商暂行章程第3款。“

“谁？出来！”林帮办越过围观的人群，向声音的来处望去。

”我，大清江海关总税务司属下法务代表乔治高易。“一个头戴水晶顶官帽，身穿蓝底白鹇五品官服的年轻洋人，挤出人群。然后，他用纯正的苏格

兰口音的英语向沃尔夫说：“我已跟踪你们七天了，贵船开得太快，我跟不上。现在请阁下配合，交出贵船的出货单。”

DRAFT

DRAFT